

中文系II

我心里有一座神秘的  
城堡，非比寻常  
的所在，只是不知  
何时能够抵达。

# 非比寻常

李师江 著

李师江  
著

非  
比  
寻  
常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非比寻常:中文系2/李师江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6

ISBN 978-7-02-011615-7

I. ①非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96368号

责任编辑 刘 稚 石一枫

装帧设计 刘 静

责任校对 罗翠华

责任印制 王景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52千字

开 本 890毫米×1290毫米 1/32

印 张 10.125 插页3

印 数 1—10000

版 次 2017年1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1615-7

定 价 33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非比寻常

原 陳忠實

我心里有一座神秘  
的城堡，非比寻常  
的所在，只是不知  
何时能够抵达。

· 题 记 ·

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，认清生活的真相后，依然热爱生活。

——罗曼·罗兰

## 1.

在我年少的时候，自有一种非凡的认识：这世界就是为我而生的。降临之初，星辰为我流转，大地自有异象；父母为我而结合，姐姐们为我而铺垫，伙伴们是我的陪衬。甚至，所有窘迫、恐惧乃至磨难，乃至一切的跌跌撞撞，都是神安排好的，为非比寻常的人生做好一切准备。踌躇满志从大学里出来，之后的一切，神为我安排得井井有条，像模像样的生活、适得其所的婚姻，乃至出其不意的惊喜，造物主在为我下一盘很大的棋。想到在世间有这样的待遇，不禁沾沾自喜。

是的，执念如魔咒般笼罩我的身心，使我如一颗莲子，被重重包裹。

有一天，这颗莲子掉落泥尘。

下了火车，我提着箱子提着自己的躯干，艰难爬上一辆公交车。南方的太阳酷热，车厢里都是人肉味，我昏昏沉沉，先是颇觉得恶心，后来想到这气味也有我的一份，又何必嫌弃，这么一来，竟然瞬间适应了，恍然觉得全世界的空气都是人肉包子的味儿，呼之吸之又有何妨。给自己洗脑完毕之后，从胃里涌到喉咙的食物被我重新吞了下去。公交车到达一个叫“凤凰池”的站牌。售票员用土语熟练叫道：“壶共地妾斩倒楼，重备啊耶。”我虎躯一震，刀锋般扁平的身板从人群中滑落到车下。环顾四周，没有见到一个池塘，更没有见到一只凤凰。

几步就进了省文联大院，在挂有金字牌匾“散文世界”的门口，

我推开门，眼前一黑——外面强烈的阳光与幽暗的空间形成的对比，使我看不清屋内的情况，只有几个影影绰绰的人影，像黑社会的。

一个音色十分绵脆的女中音问道：“你找谁？”

我想应该是我的主编领导了，便道：“哦，我是来报到的。”

“你是李师江，咦，你怎么变样了？”

“哦。”我苦笑着抱歉道，“不是故意的。”

沉默了片刻，女中音严肃道：“回去养一养，半个月后再来报到，不着急。”

我的身子像一片风筝从二楼飘下来，往我的家乡飘去。

一百四十多公里的国道，盘山公路，十分颠簸，一路上不是在吐就是想吐。那些年我被舟车之劳折腾得够苦，尝尽了孕妇们的妊娠反应。我尝试过各种晕车药，以及避免晕车的办法，没有根本的作用，直到有一天，我自己会开车以后，晕车的症状消失了。我瞬间明白，主宰，太重要了。

回到家里，没有什么心气儿，默默地过日子，吃了饭就是看看书或者思考人生。父亲还在不停地咳嗽，支气管扩张的老病就像他养的一只老狗，忠诚地陪伴着。

“怎么像从监狱里出来似的，年轻人不该你这神气呀！”他在一阵剧烈的咳嗽后，朝院子的沙地上吐出一口黄绿色的浓痰。也许他实在不能忍受一个瘦得像狗的儿子又如吃饱的猪一样沉默。

“监狱出来的人该多高兴，我怎么能跟人家比呢。”我反驳道。

“哎，总该不是这个样子，这样闷下去，就剩把骨头了。”父亲以他一生的经验，看出我的心里有事。

我有一种错位的无奈。难道我告诉他，多日以来，有一个姑娘的身影在我脑袋中盘旋不去，像一个幽灵，摄去我的心魄？

“没什么，要进入社会了，也不知道社会是个什么玩意儿，有点茫然而已。”



“哦，离开学校了？”

“对呀，我已经毕业了，过几天就要参加工作了。”

“哦，那挺好。”父亲听我没什么事，就放心地咳嗽去了。

父亲比我大四十一岁，也就是他四十一岁时我才出生，算是中年得子。他的支气管扩张已经有十几年了，在我的潜意识中，每个人的父亲都应该是一副病恹恹的样子。当我看到跟我同龄的同学有一个强壮的、年轻的父亲时，我都会感到莫名的震惊。从我懂得生老病死的人生常理之后，我总觉得父亲快要行将就木了，每每有一种恐惧感。一个人没有了父亲，这确实让我恐惧。他好像是我生命中连着的那一端，虽然我跟他交流不多，甚至根本没有话题可以沟通。

“我就要赚钱了，到时候你可以到医院好好治一治。”我突然有点兴奋地说道。

“我死不了——你先把自己养得像个人，别让风吹跑了。”

他已经习惯于与疾病抗衡的生活，实在扛不住就让乡村医生来吊瓶。

母亲一天到晚在忙碌，父亲因病失去劳动力后，里外的事儿全由她包揽。我跟她的对话非常言简意赅。

“吃饭了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再来一碗？”

“够了。”

如此反复。半个月时间就过去了，晕车的感觉褪尽了，再开始准备新一轮的晕车。

他们送我到路口，我提着重重的行李，不免有点伤感。父亲看我吃力的样子，道：“行李太多了，其实可以随时回来拿的。”

“福州那么远，怎么能随时回来？”

“哦，不是在宁德呀。”

在父亲的观念中，全世界的人都应该在老家宁德县城上班。或者，宁德人就应该在宁德上班。这让父亲有点失望。对他而言，读书的目的就是找一份工作，可以不晒太阳，国家能给你发工资，如此而已，你又何必跑大老远去呢。

“跟领导说说能不能调回宁德，家里也可以照顾到你，外面总是吃不好的。”母亲突然冒出奇思妙想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句话突然使我恼怒起来，我咆哮道：“你们能不能别管我的事。”

他们诧异地看着我像一头豹子咆哮而去。

情绪不稳定是我身上最突出的特点。

我开始上班，应该是整二十三周岁，当然不是非常精确。小时候在家里，妈妈给我过过几个农历生日，后来长大就几乎没有怎么过生日，便也忘记了自己的生日的准确时间。究其原因，第一是我很懒，能省略的事儿尽量省去，以便多一点点时间睡觉、幻想与自艾自怜。这种懒也导致我厌恶生活的诸多仪式，生日仪式、结婚仪式、死亡仪式，于我看来，简直多余，这一点将贯穿在我生命中。第二是在我二十三年的生命里，我也不觉得有过可以庆祝的时刻，有过内心真正的喜悦，可以用鲜花与蜡烛来铭记。上初中的时候，我去镇上的派出所办理一个证明，应该是学籍证明之类，办事员问我的生日，那时我记得我的生日应该是农历六月，按照常理阳历应该是七月，但是我脑子紧张短路，居然再减去一个月，随口报了一个五月二十二日。后来我身份证上都是这个日期，与我的真实生日相去甚远——连身份证上的生日都是一个无辜的谎言。

二十三周岁，对有的人来说，已经是阅历颇丰的成熟季节，但对我来说，依旧是懵懂的时期，在我内心中，我确实没有明白长大成人是怎么回事。

我所得到的并非心仪的工作，甚至，在潜意识中，这个工作只是权宜之计，因此我没有喜悦之感，更无踌躇满志。唯一让我有点

兴奋的是,我以后可以不在闹哄哄的充满脚臭与鼾声的集体宿舍里过日子了,我面对的将是全新的个人生活,一种未知与不确定的因素,让我有点儿憧憬。

生活中未知的部分才是我的兴奋点。

按照惯例,得到人事处去办理入职手续。这个手续让我有点担心,因为我没有大学英语四级证书,不知道会不会卡在这里——正常入职的大学生必须带着毕业证、学位证、大学英语四级证书乃至学校推荐信。如果他们发现我只是一个名牌大学里最烂的、连大学英语四级都过不了的劣质品,会不会打发我去回炉?我就是那种悲观的性格,能把事情想到最坏。当然,如果出现这个问题,我倒是还有一招——说谎。

比如谎称大学英语四级证书在路上丢了或者忘记在家里之类。虽然我很讨厌说谎的人,但是对我自己倒不是特别严苛,何况为了反抗罪恶的英语考级制度,我的谎言颇有正义成分。说谎可以把这件事拖一拖,如果他们最终非要我拿出证件,我也是有办法的。我刚到这个城市,对于办假证的渠道还不是很熟,但一定可以办到。

假证遍布每个城市,是刺向烦琐手续的一把利刃。

人事处的马处长很严肃地看过我的证件之后,已经确定我是名牌大学的高才生,也完全失去了警惕。他用最具文化涵养的语调与我寒暄片刻,问清我的来路,并且欢迎我成为这个单位的生力军。我在言谈之间也无意中将自己打扮成品学兼优之士,之前的担忧都太多余,在办理完手续一阵窃喜之后,深深的绝望几乎令我想哭出声来——从某种意义上说,体面的人都是一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动物。

谈谈我所在的单位吧。省文联,全名叫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,属于民间文艺组织,本来是自生自灭的单位,但是由于我们国家特殊的体制——是由国家拨款来养着,作为本单位的员工,我有一种

国家的私生子的感觉——万一哪一天国家不想养你了，我们就要被抛进社会，作为体制改革的炮灰。作为一个悲观主义者，我确实有这个担忧。文联辖下有各个协会，比如说作家协会、音乐家协会、书法家协会、美术家协会等等，以及几家杂志社。我所在的，就是一家叫《散文世界》的杂志月刊，我做编辑。这是一份专门编发散文的杂志，发行量在一万册左右，靠发行是不能自给自足的，每年需要申请二十万元的办刊资金。

编发这样一份薄薄的杂志，审稿、发稿的工作量不太大，因此整个办公室就四个人——一个执行主编，一个编辑部主任，一个我这样的新编辑，一个出纳兼编务。会计，是作协的会计兼着，在作协办公室上班。

主编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少妇，叫淡墨，这是笔名，所有的人都这么叫她，以至于真名叫什么，少有人知。我想她的真名一定很难听，像她这种气质优雅、举手投足之间总有一点装饰韵味的女人，决不能容忍一个粗俗的名字如影随形。淡墨化着不淡的妆，浑身上下弥漫着香气，喜欢穿青花瓷图案的民族风服饰，可以当这个杂志的代言人。第一次进入办公室的时候，淡墨握了握我的手，轻轻的，把我介绍给编辑部主任。主任老余是个四十五岁的中年人，他非常专注地在桌子上看稿，对办公室里人来人往浑然不觉。直到淡墨把我推到他面前，他才站起身来，把老花镜摘下来，惺忪的眼神仔细地看了我两眼，过分热情地叫道“欢迎欢迎”。会计是一个平胸的女孩，叫萧容，我们叫她小萧，瘦高个，上班与走路都低着头，无声无息，平凡得好像不存在。可以说，这一份工作目前唯一令人宽慰的，是有一个风韵犹存的女上司，使得坐班的时光稍显愉悦，不至于度日如年。

我的工作就是看稿子，把自由来稿拆开，摆在案头上几尺高，挑选质量不错的散文，再让主任和主编进行二审三审，通过的稿子就可以发表。这一项工作看起来很繁重，从浩如烟海的稿子里寻

找有价值的,譬如海中取贝,是个苦力活。实际上,掌握一些诀窍之后,工作量就特别有限了,你看个开头与结尾,便知道是不是值得斟酌与推荐的,这样就能淘汰掉大部分稿子。散文本来就是一种很水的文体,中国的文人比较钟情虚伪,极少能够崭露自己真心的,因此写起散文来虚头巴脑。一方面想要掩饰自己真实的欲念,一方面要拔高自己的格调,自然力不从心。在我的编辑生涯中,没有见到几篇说实话的文章,把实话说得漂亮的,更是难觅。但矧子里头也得找将军,因此不外乎把一些抒情抒得漂亮的、掉书袋掉得颇有文化含量的、文笔比较娴熟的、在主流价值里算是有才气的,挑出来送审。对我而言,工作倒是不辛苦,但是没有什么成就感。我很难想象自己一辈子在故纸堆里挑选这些苍白的文章,换句话说来说,我颇不敬业。

上班也不严格。早上九点多,大家晃晃悠悠地来,烧开水,泡茶,打招呼,翻看散发油墨香味的报纸,闲聊些昨日的见闻。我到门口买些馒头之类的早点,到办公室咀嚼完毕,就开始拆看从收发室拿上来的信件,大多是读者来稿,还有一些是赠送的杂志报纸。等到我把两杯开水喝完,也就是十一点半了,门口便有同是单身的同僚吆喝着出去找饭辙。下午没什么事,主编和主任就不来上班了,但是小萧必须来值班,还有我作为一个新来的年轻人,也要来坐班的。主编有时候会打个电话过来,交代我一些事情,其实是盯梢一下我有没有逃班。

只上了几天班后,我就觉得从青年进入老年了。学会了喝茶,越来越浓,茶里应该有一种抑制兴奋的元素,可以让你笃定再笃定。学会了没事在办公室里溜达,从门口溜达到窗户,思维介于若有所思与一片空白之间。在走廊上呆望,跟过往的同事搭讪毫无营养的话。单位围墙外是一片民居,傍晚的时候,经常有妇女吵架的声音传来,尖锐刺耳,我在办公室外的走廊侧耳倾听,良久之后,内心发出感叹:啊,生活!

文联的门口朝东，一条水泥甬道进来，绕着一棵巨大的榕树盘旋而上，转了半个圈子，就来到大门朝南的办公楼。这条甬道被戏称为“歪门邪道”。早上，领导的车子沿着歪门邪道进来，在两个石狮门前下车。领导们穿着笔挺的衣服，拿着铮亮的公文包，一脸严肃地进入办公室。对我而言，他们是一群陌生的人。我不知道他们整天在办公室里煞有介事地办什么公。可以说，这个单位基本没有创收。唯有一点能肯定的是，我将来肯定不会混成他们这么光鲜。总而言之，在这个熙熙攘攘的单位里，我觉得颇为荒凉。

刚刚上班没有几天，我就有退休养老的感觉。想到退休生涯从二十来岁就开始了，有时候不免一阵恐慌。

有一天上班之后，我们各自泡好了茶，又准备慢悠悠地混上一天。

淡墨把桌子上的信件与刊物都熟练收拾齐整，可以看出她是一个特别爱干净、整洁的女子，且特别能收拾，于我而言这是极有素养且令人倾慕的举止。与之相反，我的案头上永远堆满稿件、文具等杂物，我仅能收拾出屁股大的一块地方供自己使用。言下之意，此时我是极渴望有一个女人的，特别是能使我生活状态焕然一新的女人。

当然，在俗世生活中，这种渴望于我而言不啻一场幻梦。

淡墨收拾完毕，把不及手腕的蓝白袖子往上轻轻一捋，露出紧致葱白的手臂，在门玻璃上反射的阳光下，细细的汗毛有着迷蒙的金黄。这些细节对我而言，是个隐秘的梦境。她用小小的金属汤匙搅动了宽口瓷杯里的咖啡，用脆生生的嗓子轻声道：“我们来开个小会吧。”

像一块小小的石子在池子里荡起涟漪，打破我们一成不变的上班状态。我和老余把凳子往淡墨方向移动，呈三足鼎立分布。在这个距离，淡墨身上的香气就很自然地进入鼻息，你分不清是体香还是香水，不免有一种犯忌的不安与快感。

“我们杂志现在销量在一万册上下徘徊，最低的时候跌到八千册，不能保本，领导对这个业绩不是很满意。小李，你刚刚到，看看有什么新的点子能让销量上去？”

淡墨期望的眼神盯着我，这是我来上班后第一次被重视，内心如小鹿乱撞，脑袋一下子就蒙了。我支支吾吾道：“哦，这个问题嘛，我觉得应该是这样……我一时还真想不起来……”

我能看到淡墨的眼神黯淡下去，这也让我心情低落。淡墨转而问老余：“余主任，你有什么看法？”

老余低着头，不知沉浸在哪个遐想的世界里，被淡墨一唤，魂儿回来，浑身一抖，头抬起来，道：“哦，刚才说到哪儿了？”

“说到怎么提高发行量。”淡墨似乎习惯了老余的心不在焉。

老余眼底的光又黯淡下去，对这个问题很不感兴趣，闷声道：“这个问题是，是老生常谈了，也是时代所趋……小李是新人，应该有点新的想法。”

老余把皮球踢给我，又陷入了沉思状态，似乎这个杂志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淡墨知道这个会已经可以结束，再开下去已无裨益，但是就这么结束，又有点不像话，便颇为关心地问老余道：“你那个发明怎么样了？”

老余的眼里精光有一闪，道：“你说边角码吗？非常好，用的人越来越多了。”

老余是一个发明家，他时常发明一些新奇的玩意儿，给自己和邻居的生活带来便利。美中不足的是，这些发明不能给他带来一毛钱的收入，对此他颇为幽怨。他近年最新的发明是一种叫边角码的汉字输入法。其时，个人电脑刚刚开始普及，五笔输入法成为汉字录入的主流，所有的打字员都备着一张五笔输入表，背诵字根。老余认为五笔字根过于烦琐，自己发明的边角码是更省力的。但是他这套软件没有人推广，跟其他发明一样，获得的利润为零。有个别网友从网络上得知这种输入法，询问他能不能购买，他

便引为知遇之恩，把软件无偿赠送——来办公室找他的人多半是来无偿拷贝软件的人。他相信，用的人多了，有一天厂家一定会找上门来。

“我是说，有公司买你的发明了吗？”淡墨颇为关心地问道。

“有，有个公司出价一万元。”

“那你卖还是不卖？”

“哎，别人卖个软件上百万元，我这一万元，咽不下这口气呀，还是不卖。”

“要是不卖，以后可能连一万元都卖不出去哟。”

“嗯，这我也想过。不过既然是千里马，就得遇上伯乐，不遇宁死。”老余流露出悲壮的表情。

淡墨略显失望地笑了笑。老余如果不把这件事了断，是会永远沉浸在梦游状态的，这一点淡墨非常清楚。但她相当有分寸，不会为此去责怪老余。

我入职以来的第一次会议一无所获。但可以散会了。

办公楼的六层，是文联的招待所。因员工宿舍不够，好几间都被当成宿舍，我被安排在604。房间里留下一张单人弹簧床、一张陈旧的桌子和一排黄色油漆立柜。这些对我来说足够，立柜正好挡住外面的视线，使得走廊上来来往往的人不至于一眼就看到我的床。床对面墙上有一张颇为陈旧的明星画，忘了是叶子楣还是叶玉卿，反而是这两个妙人儿之一，拍得艳俗但颇为实用，我在收拾房间时想撕掉，但一闪念，又停下手。果然，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这张画就变得栩栩如生，聊以遣怀，有时我口中会喃喃道：走下来，走下来。并在自言自语中入睡。

隔壁603住的也是刚分配来的毕业生，是厦门大学作曲专业的，分在音乐家协会，叫马一鸣。小马是学艺术的，我是学文学的，照理来说应该有话题。但他似乎不怎么喜欢聊天，我有时间问一些



音乐的问题，他三言两语就打发了，而且说起话来，舌头也挺费劲。住了些时日，我们还是不太了解，也没有深交的意愿，只能是在走廊上有时候不咸不淡地聊几句家常。

小马人高马大，皮肤白皙，有一头茂盛的黑发，且对发型颇为讲究，每日在走廊上揽镜自照，将额前头发整理得丝丝入扣。他说不上英俊潇洒，但也是一表人才。有时候我想，我要是长到他这个份儿上，感情生活就不会如此清苦了——矮小瘦弱的男人，总会不自觉地对高大英俊的男人羡慕有加，在对女性的追求上后者有不可比拟的先天优势。

这样的日子过了没多久，一个提着行李箱胡子拉碴的壮实男子走上来，他看到603已经住人了，暴跳如雷，叫嚣着让小马赶紧搬出去。我和小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十分震惊。这个中年人终于带着怒气解释道，他姓方，是刚分配到本单位的司机，属于转业军人，领导之前已经承诺过603是给他一个人住了，我们两个大学生应该住在一个房间。个子高一头的小马被方司机一吼，就蔫了，默默把自己行李搬出来，搬到我的房间里。

次日我们向部门领导反映，部门领导让我们找分管的副书记，副书记再把问题交给专管后勤的行政，行政看我们是新来的，再转给团工委。经过数次踢皮球之后，来负责做我们思想工作的是团工委书记，姓郑，一个因为没法考上公务员而从省宣调过来的中年女性。她有一头精练的短发，声音中性，工作极为细致，特别像我们在照片上看到的江青。郑书记认真听取了情况，并在笔记本上做了记录，用坚毅的眼神盯着我们道：“你们的情况我一定会仔细研究，尽快给你们答复，你们年轻人的问题，就是组织的问题，一定要相信组织。”她的语气虽然是套路的官话，我们却倍感信任，我们相信这种事情只有依靠组织的力量，才能得到公平。

次日，郑书记就来宿舍找我们了，这使我肃然起敬，因为在我的印象中，政府机构的效率是极低的，这也证明郑书记有信心在新